

AIMEZ-VOUS  
BRAHMS...

法国文坛神话的缔造者  
一个时代的青春符号  
萨冈

作品全球发行逾 **500** 万册

AIMEZ-VOUS  
BRAHMS...



你喜欢  
勃拉  
姆斯  
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IMEZ-VOUS  
BRAHMS...

你喜欢  
勃拉  
姆斯  
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Françoise Sagan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李玉民 余中先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6269 号

1. Aimez-Vous Brahms
  2. La Chamade
- 

1. Copyright © Julliard, 1957

2. Copyright © Julliard, 1965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 Julliard,

a part of the group SA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法)萨冈著;李玉民,余  
中先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437-4

I. 你... II. ①萨... ②李... ③余...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943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黄凌霞

封面设计:陈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72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3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21.00 元



弗朗索瓦丝·萨冈 (Françoise Sagan, 1935 - 2004) 是法国著名的才女作家。一九五四年, 年仅十八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 忧愁》, 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这本关于少年、爱情和孤独的小说, 在五年之内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 在全球的销量高达五百万册, 还被改编成电影, 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现象。

萨冈漂亮出众, 个性鲜明, 行为有些离经判道, 她喜欢写作、赛马、飙车、酗酒, 却备受法国人钟爱。与萨特和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不寻常的友谊, 都为她的神秘增添了特殊光环。

萨冈被视为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 她的小说明快、典雅, 同时富有乐感和诗意, 散发着淡淡的愁绪, 文字简洁、聪明而从容, 将法语的优美展露无遗。她的代表作包括《你好, 忧愁》、《某种微笑》、《一月后, 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狂乱》, 等等。



畅销文库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陈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代序)

## 喜欢萨冈的“忧愁”



如果要问我：“你喜欢萨冈吗？”就像当年萨冈曾经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问：“你喜欢勃拉姆斯吗？”那么，我很难回答。也许，经过一分钟的思考，我会说，我喜欢写《你好，忧愁》时的萨冈，她青春年少，容光焕发，桀骜不驯，自由奔放……但我不那么喜欢此后的萨冈，当然，只是不那么……

说到萨冈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给读者的印象最深的，确实还是她对“忧愁”这一“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人“不得安宁”的感情的那声著名问候“你好”，是她对现代人的心灵所做的那一番细腻的探索。一九五四年，年仅十八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忧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小说的主人公——少女塞茜尔——生性浪漫不羁，跟同为浪荡子的父亲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到正规的轨道。为此，她竭力阻挠躲居多年的父亲雷蒙和其女友安娜的婚事。因为，在塞茜尔的眼中，安娜是一个生活正派、循规蹈矩的温顺女性，一旦让她进入了家庭生活，不仅雷蒙老爸得受她的管制，而且塞茜尔的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也得改变，她得按照安娜的培养计划，去做一个乖子女。于是，塞茜尔跟自己刚刚认识的男朋友，以及父亲早先认识的一个女人爱尔莎，共同精心设计了一个诡计。诡计居然还得逞了，生性浪荡的雷蒙一度又冷落了安娜，而与更为年轻、也更为放荡的爱尔莎重续旧情。不过，令塞茜尔料想不到的是，这一胡来最后导致了安娜精神恍惚，出了车祸，命丧悬崖……少女主人公苦心经营的计谋，换来的却是她人生道路上初次品味到的忧愁中的迷惘。

《你好，忧愁》这部小说因为准确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态，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畅销达近百万册，并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语（笔者也有幸把它翻译成了中文）。随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那个落拓少女塞茜尔的形象，几乎成了战后一代“叛逆”的法国青年的代表。无怪乎西方的报界在二〇〇四年报道萨冈去

世的消息时，都着重回忆了这部给现代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烙印的小说。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甚至还以“萨冈，告别忧愁”作为标题。

在我看来，《你好，忧愁》这部处女作也即成名作之后，萨冈的创作再也没有抵达过标志性的高峰，尽管她的《某种微笑》、《一月后，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神奇的云》、《狂乱》等作品接连出版，也在读者和批评界赢得了不少的好评。

在《某种微笑》中，女大学生多米妮克先爱的是男同学贝特朗，后又爱上了贝特朗的那位更富忧郁气质的舅舅吕克，但生活稳定、手头富有、妻子温顺的吕克生性对一切冷漠无谓，多米妮克的真情在他眼中也逃不脱“乏味”、“无聊”一类的评价，跟他平时常有的露水情缘本无太大差别。到头来，多情的女学生又回到了形影相吊的孤独中，那段曾对他刻骨铭心的爱，已成为属于往昔的“某种微笑”。

在《一月后，一年后》中，四五对男女之间，谁与谁有过私情，已是理不清的一团乱麻，而现在谁确切跟谁有染，似乎也一言难尽。贝尔纳与尼科尔夫妇的情感出现破裂后，若瑟本想去劝回出走了的贝尔纳，谁知又陷入了这位旧情人的情网中。野性勃勃的女演员贝娅特丽丝，则在导演着其表演命运的约利奥与能给她爱情的英俊青年爱德华之间摇摆不定，而觊觎她青春美貌的人还远不止这几个（还有贝尔纳、爱德华的叔叔阿兰）。

在《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中，半老徐娘宝珥与浪荡男子罗捷之间，应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即便宝珥希望在这同居生活中投入自己真实的情感，也在罗捷不时与女人鬼混的欺骗和隐瞒面前连连碰壁。比宝珥年轻十多岁的西蒙进入了女主人公孤独的心灵，以一种“勃拉姆斯”式的经典方式，给了宝珥以同情、体贴、照顾、珍爱，但古典的爱毕竟没有完美的结局，她最终没有接受西蒙这一宝贵的情感，而莫名其妙地回到了脚踏多只船的罗捷身边。

在《狂乱》中，安托万和吕茜尔这两个分别被富男富女包养的年轻人邂逅相爱，他们从偷情到同居，再到分手，经历了寄生的苦闷，独立的艰辛，还有争吵、撒谎、误解，等等，衬托出巴黎上流社会人士的某种扭曲情感。



尽管借着少女作家的名气，萨冈的这些小说都还有一些影响，但坦白地说，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手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只是处理题材和驾驭文字的本事有所长进。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萨冈写第二部作品《某种微笑》起，我就不像喜欢以前的她那样喜欢她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萨冈的小说中（这里选的几部足以代表其风格了），那些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阶层的男女，他们那缠绵绵的爱情故事，他们那颇为空虚孤寂、无聊的精神生活，他们那大胆追求刺激的心理机制，还有他们为满足私欲而不惜冒险的放荡脾性，都得到了很精彩、很细腻、很到位的再现。萨冈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以“忧愁”为基调的无所事事的小资情绪，并且用她的笔传神地表达出来，为我们理解以巴黎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髦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尽管萨冈作品的题材是相对比较狭窄的，但她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生动，心理分析细腻，小资情调的人情味浓厚，而且笔致洒脱洗练，文字自然流畅，读起来令人愉悦。

“你喜欢萨冈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问：“萨冈喜欢什么？”

她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这不假，但此外呢，在写作生涯之外呢？

她喜欢男人，喜欢与男人的自由交往，当然，这样做，除了肉体的需要之外，也有精神上的需要。记得她曾写过一篇《致让-保尔·萨特的公开情书》，对他表示好感，为了套近乎，她还强调了自己跟萨特是同一天生日，只是两人的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而她跟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亲密私交，也往往跟政治、跟社会、跟时事大有关系。

她喜欢赛马，对马（当然包括赌马）有着赞叹、着迷和狂热的复杂感情，不仅赌马，而且自己还养了一匹赛马。

她喜欢飙车，为此曾付出过车祸负伤的惨痛代价，并留下了祸根，长年折磨她，不得不多次动手术。

她喜欢酗酒，她喜欢赌博……总之，她喜欢放荡，这放荡写在小说作品中，一般是那么的喜欢，但体现在她的生活中时，一般人可就受不了了。众所周知，





萨冈在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剧本的同时，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些逸闻，跟电视台打官司啦，因车祸而受伤啦，因毒品问题受到警察的查询啦，连年不断。人们对她放荡的生活方式，例如飙车、服用毒品、酗酒、赌博等，也颇多微词。不过，身为公众人物的萨冈，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者注意、报道、曝光，一点点小小的过错也会被放大许多倍；这些轻罪如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但发生在萨冈的身上就不一样了，谁让萨冈是个女人，还是个名女人呢？

在患病多年之后，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于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诺曼底地区港口城市翁弗勒的一家医院中逝世，于她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彻底地告别了人间的“忧愁”。法国总统希拉克在闻讯后发表谈话，称萨冈“在她那代人中曾引领了潮流”，“随着她的去世，法国失去了最优秀和最敏感的作家之一”，“萨冈以其细腻、激情和敏锐，挖掘了人类的心灵”。法国总理拉法兰称，“萨冈是一种微笑”，“从她的第一部作品起，她那简洁、有时看破红尘的文风就影响了一代人”。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但愿人们忘记了她作为名人给公众媒体留下的种种绯闻和丑闻，跟男人、跑车、威士忌等有关的那些东西，而记住她作为作家留给读者的作品，记住小说《你好，忧愁》，记住她小说作品中时时露出锋芒的叛逆精神。

我记住的，还有她的笑脸，一张很纯的娃娃脸，那是八十年代一次在巴黎的聚会。远远地，我在众人中认出了她那张清瘦的脸，认出了那双大大的、始终像是少女一样的亮眼睛。她似乎正在对“忧愁”说：“你好！”

余中先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一日写，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改，  
十月二十二日再改。



.....  
Contents 目录  
.....

- 喜欢萨冈的“忧愁”(代序) 余中先( 1 )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1 )
- 狂乱 (113)
- 附:萨冈作品一览表 (295)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Aimez-vous Brahms ...

李玉民 译



献给居伊



## 第一章

宝珥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孔，一件一件细数三十九年所积聚的失败。不过，她没有流露出处于此种心境常有的那种惊慌与恼恨，而是神态坦然，颇有点儿心不在焉。她不时伸出两根指头，指点肌肤上的一条皱纹、一处残败的阴影。这温馨的肌肤，现在好像是另一个女人的，是热中修饰姿容、不甘心从少女之列进入少妇之列的另一个宝珥的：一个她难以辨认的女人。她面对镜子是想消磨时间——这念头令她哑然失笑——她发现时间犹如文火煮食，渐渐消磨了她自己，侵蚀了她深知被人爱过的容貌。

罗捷说九点钟来，现在才七点，来得及松弛一下，可以躺一躺，合上眼睛，什么也不想。然而，白天究竟想了什么那样激动人心、耗费心神的事情，晚上需要休息呢？其实，她终日无情无绪，隐隐不安，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窗口；这种情绪她非常熟悉，正是她童年逢雨天时的感受。

她走进浴室，俯身擦擦浴缸中的水，这动作令她蓦然想起另一个……过去将近十五年了。当时她同马克在一起，那是他们第二次一道去度假，她已经感到两人的关系不能那样继续下去



了。他们在马克的船上，帆在风中鼓动，宛似一颗悬着的心。她那时二十五岁。一种抑制不住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她猛然领悟一切都称心如意，准备完全接受这种生活，接受这个世界。她要藏起自己的面孔，身子便俯向船帮，手指浸入湍急的水中。小帆船倾斜了。马克瞟了她一眼，那不动声色的一瞥自有深意，而对她说来，幸福瞬间便化为讽刺。后来同别人在一起，或者有赖于别人，固然也有过快活的日子，但当初那种美满却一生难再了。这情形回想起来，竟大有食言违约的意味。



罗捷就要来了，她要向他说明，尽量说明。他会说：“对，当然啰”，可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情，跟每次他发现生活的虚伪欺诈时一样，而那种由衷的喜悦，也正是他评说人生的虚妄，评说明知虚妄还要苟活的固执态度时所表现出来的。不过在他身上，这一切都有所补偿，那就是他有无穷的活力，有惊人的胃口，说穿了，有一种只有在睡眠时才暂停的踌躇满志。因此，他一合眼就入睡，手搭在胸口上，跟醒时一样精心守护着自己的生命。不行，她无法向罗捷解释她厌烦了。这种像法律一般矗立在他们之间的自由，这种惟独他能利用，而对她说只意味着孤独的自由，



她再也不能容忍了。她也难以对他说，她有时觉得自己像他憎恶的那种贪婪成性、占有欲十足的泼妇。刹那间，空荡荡的房屋显得凄怆而多余。

九点钟听到按铃，宝珥去开门，正是罗捷站在门口。看见他那颇足的块头，脸上挂着的笑容，她不禁又无可奈何地思忖，自己命该如此，她爱这个男人。罗捷一把搂住她：

“穿得真漂亮……想你想得我好苦啊。只有你一个人吗？”

“对，进来吧。”

“只有你一个人吗……？”她要是回答：“哪里，你来得不巧”，他又该怎么办呢？然而六年来，她从来没有这样回答过。罗捷照样每次都问一声，有时还道歉，说打扰了她，这种狡猾的态度，比他朝三暮四的行为更令她不满。（罗捷甚至不愿承认她会因为他而孤独痛苦。）宝珥冲他微微一笑。他打开一瓶酒，斟满两杯，坐下说道：

“到我身边来，宝珥。你愿意咱们到哪儿去吃晚饭？”

宝珥坐到他身边。他也显得挺疲惫。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说道：

“我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周旋。事情一塌糊涂，这帮人都是蠢货、窝囊废，真没见过。唉！要知道，在乡下生活……”

宝珥笑起来：

“那就要思念你的贝尔西滨河道、你的仓库、你的汽车。还



思念你在巴黎绵长的夜晚……”

听到最后这句话，他微微一笑，伸伸懒腰，往后一仰，躺在长沙发上。宝珥没有回身，凝视着放在她手上的那手，一只张开的肥大的手。她熟识他的一切：浓密而低低的头发、略微凸出的蓝眼睛的神情、嘴角的皱纹。她全记在心里。

“对了，”罗捷说，“提起我胡闹的那些个夜晚，有一次，我还真像一个街头毛孩子，被警察给带走了。我跟一个家伙动了拳头。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被带到派出所……听明白了吗……”

“干吗打架呢？”

“想不起来了。肯定他不像话。”

一想起大打出手的场面，他仿佛来了精神，腾地跳起来。

“不知道去哪儿好，”他说，“到皮蒙蒂亚饭店去吧。吃完饭再去跳舞，要是你觉得我跳得还像样的话。”

“你那是散步，哪里是跳舞。”宝珥说道。

“有人可不这样看。”

“要是指你弄到手的那些骚货嘛，那就是另一码事儿了。”宝珥又说道。

两人哈哈笑起来。罗捷的一些小小的艳遇，是他们之间绝好的笑料。宝珥靠墙停了片刻，才手扶栏杆下楼。她实在有些心灰意冷。

在罗捷的汽车里，她心不在焉地伸手打开收音机，在仪表盘





的暗淡灯光中，一瞬间瞧见了自已的细腻修长的手。脉管显露出来，开始冲上手指，形成纵横交错的图案。“正是我生活的写照。”她想到，但又一转念，觉得这个比喻不贴切。她有自已喜爱的职业，有无所遗憾的过去，也有好朋友，还有一个长久的关系。她转向罗捷：

“同你去吃晚饭的时候，打开汽车的收音机，这动作我做过多少次了？”

“不知道。”

罗捷乜斜她一眼。说来也怪，尽管关系已久，而且确信她很爱他，但对她的情绪变化，他始终很敏感，总是小心提防，像交往之初那样……“你还记得吗？”这话到了嘴边，宝珥又吞了回去，决意今天晚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情怀。

“看样子我疲惫不堪吧？”

“不。倒是我时常觉得有点儿疲惫。”

罗捷把手伸给她，她用两只手抓住。车开得很快，熟悉的街道在车轮下飞驰而过；一番秋雨洗得巴黎亮晶晶的。罗捷笑起来：

“我心里在琢磨，为什么车开得这样快，恐怕是硬充棒小伙子。”

宝珥没有答腔。打从认识他以来，他就总是摆出一副年轻人的架势，就以“年轻人”自居。只是近来他才向宝珥承认这一点，而这种供认恰恰令她担心。她的担心与日俱增，生怕自己过